

20年精品佳作权威选本

青春苹果

20年以来……

N代人 文学作家 创作谱了里程碑 / 少男女 梦幻涂鸦 青春无需成年礼

红苹果



序言 快乐时代的苦难享受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 曹文轩

上海《少年文艺》是一本很有历史的刊物，在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它一直承当着儿童文学桥头堡的重要角色。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报刊史上，这本刊物必将载入史册。许多具有经典性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得以问世的。许多有成就的儿童文学作家，正是借这块阵地成就了自己。我想，许多儿童文学作家在日后回忆他们的成长史与“发迹”史时，只要他是有记忆有良心的，都会提及这个刊物。

这个刊物有着自己的传统，多少年来，尽管办刊人员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它的传统一直在延续着。尽管我们一下子并不能说得清楚它的传统究竟包含了什么，但我们就是觉得它有着自己的不变的品质、格调与作风。它的传统与时代有关，与历史有关，与上海有关，与很多种因素有关。这个传统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尽管，后来的办刊人员出于将刊物办得更好的意图，有过一次又一次的变革，但那个在冥冥之中形成的传统，却并没有动摇。



《少年文艺》像一条河，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原野上，有声有色地流淌了半个世纪。

一个刊物一旦有了传统，也就有了灵魂，有了力量，它也就很难凋谢了。这些精选出来的作品，佐证了我的这一判断。

从近二十年来的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大量作品中精选出一些来加以出版，我以为是一个很好的创意。一是将精品集中在一起，供广大读者享受——这是华贵的盛宴；一是体现刊物的成就以及它的特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我以为呈现《少年文艺》的历史乃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历史的重要一脉。这是总结，这是展览，这是奉献。我大致浏览了一下选目，觉得这是一套很有质量的选本。这套选本在当下儿童读物鱼龙混杂的今天，应当是有见地的家长与孩子的很好选择。

收在这一册中的作品，虽然只有30篇左右，但题材却十分广泛。从时间上来讲，写到的生活与故事，有在非常遥远的时代的，也有近在咫尺的当下的；从空间上来讲，东南西北，上天入地，无所不包。有安静的乡村生活，有热闹的城市生活，还有异域情调的边地生活。这是任何一部个人选集都无法做到的，只有在众多作家作品的选本里，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如此景观。

这些作品，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作者深刻思考的写作姿态。与今天的一些流行作品相比，发表在《少年文艺》上的作品，都是一些很严肃的作品。作者在面对素材以及在解读素材与处理素材时，都有着强烈的思想动机。他们在竭尽全力地探寻事物表象之下的精神实质。尽管有些作品，在思想上显得有些紧张与外露，但他们的动机却是值得放弃思考、放弃深度而满足于平面的今天的人们注意的。失去分量的时



代,可以看看在那个追求分量的时代,这些作家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思考存在、思考人生的。这些有分量的作品,对于变得轻飘的我们也许是有益的。

这些作品几乎都写到苦难,绝大部分都是悲剧性的。这在一个以快乐主义为原则的当下,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现在的心思是如何制造快乐让那些似乎饱受苦难的孩子们享受。我们中的许多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要做当下孩子代言人的冲动。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之下,现在的小孩确实很苦,但我们是否想到,苦难仅仅是从他们开始的吗?收在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向我们诉说着: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苦难,它并不是当下特有的。这些作品没有回避苦难,而是直面苦难,平心静气。在这些作者看来,苦难是自然的,是无法回避的。他们看到了存在的不可逆转的悲剧性实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苦难。这些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是对苦难的优雅姿态。那些人物,在苦难中显得坚强而有风度。他们接受着苦难,并在苦难中受到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洗礼。他们就这样长大了。这些作品恰恰这样诉说一个道理:在苦难中长大,肉体与精神才可能是健壮的。苦难是造物主的精心设置——为了人类的生生不息,苦难甚至是可以上升到美学范畴来看待的。

这些作品用的都是庄重的格调,没有嬉皮笑脸,没有玩闹,更没有轻佻。也许显得过于严肃了一点,过于方正了一点。但对当下却未免不是一种好处。我们现在的语境如何?严肃、崇高成了可笑的对象,从上到下,都跌入了一种俏皮与不正经说话的境地。这已成为时尚。有人说这是幽默。我们已经够不严肃的了。自由主义的西方,其基调却是严肃的。我们可以从代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奥斯卡奖看出,那些获得该奖项的电影,几乎都是严肃的、悲剧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

族,如果变成了一个油腔滑调的国家与民族,那就太可悲了。《少年文艺》没有随波逐流,我以为是对的。它是一个重要刊物,它应有它的架子——这个架子我以为是不能倒下的。它永远应该承担领军与示范的责任。它永远应该是儿童文学作家在潮流中不由自主地下滑之后能够重新找到确切的艺术原则的地方。一个有警觉的演员,在商业化、时尚化的今天,会在迫不得已的情状下演一些无聊的戏剧,但,为了不使自己彻底地堕落,他会经常重返庄重的剧场演一演莎士比亚的戏剧。《少年文艺》应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这一剧场,也应是那些整天面对花花绿绿、嘻嘻哈哈的文字与图画的一个剧场。

2005年3月7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目录

快乐时代的苦难享受(序言)	曹文轩
借读生	张成新 2
“旱鬼”的葬礼	韩 葵 17
农家子弟	沈振明 27
龙凤	任大霖 37
永远的玛丽亚	秦文君 55
501 空屋	吴 天 71
黑泥鳅	丁阿虎 87
无处藏身	鱼在洋 107
瘪袋	叶大春 121
走出漩涡	杨玉祥 131
美好时光	韩辉光 152
孤树	王月礼 163
母亲的村	曾小春 17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雨 非 182



目录

失眠	邬 笛 197
走出麦地	李学斌 207
一只乌鸦口渴了	拙伦巴干 218
穿越你的影子	张 浩 226
被修理的日子	彭建生 238
沙堆	金曾豪 247
恕	任大星 256
甜橙树	曹文轩 267
外婆的“房子”	李有干 282
割了你的舌头	詹政伟 299
秋山	滢燕霞 322
少女楼兰	黄 磊 340
点点的一棵树	林 彦 346
死结	立 极 361
钥匙不认门	魏滨海 374
编后记	384

青苹果 红苹果

借读生

○张成新

【提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一个皮肤黝黑、头发有点黄的七岁女孩从新疆坐了三天四夜的火车，只身来到上海。她将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鸽子笼般大小的亭子间里与奶奶、叔叔、婶婶和堂弟住在一起。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她呢？

列车从新疆乌鲁木齐出发，昼夜不停，一口气行驶了三天四夜，像匹走累的马，喘着气，终于在上海北站徐徐停下。

小新新趴在车椅上，小脑袋伸出窗外，在熙熙攘攘的站台上寻找来接她的奶奶。

她是来上海借读的，住在奶奶家。她的户口在新疆。爸爸妈妈在新疆阿克苏的军垦农场工作。爸爸妈妈原来准备亲自送她来上海，小新新才满七岁呀！但车费太贵了，爸爸妈妈咬了咬牙，给奶奶拍了电报，把小新新交给了列车上一位熟悉的乘务员。

车站上人真多，像蚂蚁。可那车站，又破又烂，比一路上经过的车站都陈旧。听爸爸



妈妈说,上海是全中国最大的城市,吃、穿、用,都方便极了;还有高楼大厦,南京路,黄浦江,大轮船,尤其教育质量是第一流的,可是,这车站怎么这样简陋、狭小呢?遇到问题善动脑筋的小新新眨了眨疑惑的眼睛。

奶奶和叔叔怎么还不来?爸爸妈妈说他们会来接的呀。

为了让小新新到上海借读,爸爸妈妈不知吵了多少次。一提这件事,妈妈就哭:“我们这一代在这鬼地方受一辈子罪,难道还要叫下一代也步我们的后尘?”

“不是妈不肯,她有难处。”爸爸总是唉声叹气。

“难处?什么难处?再难,也总得替小新新的前途想想!”

“妈,上海真有这样好吗?”小新新好奇地插嘴问。

“好!当然好!谁不想去?那儿有重点小学、重点中学,老师都是最好最好的,校舍也是最高级最高级的。校外还有少年宫。你不是喜欢画画吗?到时候可以到那里去学。妈妈小时候就去过,漂亮极了!”

“像电视里看到的一样吗?”

“对对!你住在奶奶家一定要听话,好好读书,今后考个重点中学,打好基础,考大学就有把握了,将来争取留在上海工作,把户口迁回去……爸爸妈妈是没办法了。小新,你要给妈妈争口气!”

小新新似懂非懂地点着头,怪不得爸爸妈妈的好多同事,都纷纷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上海去读书。小新新富于幻想的小脑袋开始憧憬美好的、天堂般的、令人羡慕的大上海。

爸爸一连给奶奶写了几封信,奶奶终于答应了。小新新临走前的晚上,爸爸妈妈硬要她睡在他们中间。他们不放心,知道女儿自尊心极强。她一降生在新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似乎就受到了新疆人那好胜、自信、不屈的性情的感染。她刚

小新新从小
桀骜不驯,性格倔
强。



会走路，就桀骜不驯，跟着爸爸骑上黄骠马在戈壁滩上驰骋。有一次，她独自跟着场部的汽车出去玩，回来后爸爸妈妈当着司机批评了她几句，她居然一天一夜没说话。女儿这样的脾气能在奶奶家住长久吗？奶奶家还有叔叔、婶婶以及表弟玮玮，总不像在自己家里呀。爸爸吩咐，妈妈叮嘱，她听腻了，也听累了，听着听着，闭上了眼睛。

“奶奶！”小新新终于发现白发苍苍的奶奶正朝她蹒跚着走来。

叔叔没来，奶奶这么大年纪，怎么一个人来呢？还有好多行李呢。多亏那位热心的乘务员帮忙，把一堆行李搬出了车站。

二

小新新到上海已是第二天。

邻居“常州老太”笑嘻嘻地问：“小新疆，你看上海怎么样？”

也许戈壁风沙的缘故，她的面孔比弄堂里小孩的黑，头发有点黄，大家便叫她“小新疆”。她不假思索，张口就答：“上海人太多，房子小，乘车挤，还有，水不好喝，有股子味道。”

几句话惹得邻居们哈哈大笑。一个叫大毛的叔叔跷起大拇指夸奖：“有水平！来来，我领你到市长大人那儿去，请他们听听一个小新疆对上海的评价。”

小新疆说的是真话。奶奶住的那条弄堂里有多少人哪！比新疆的一个场部还多！早晨、黄昏，叮叮当当，闹闹嚷嚷，瓶颈似的弄堂口常常堵满上班的、买菜的、上学的人，奶奶住的房子呢，叫亭子间，比新疆的马厩小得多。人到屋里就不能动弹。叔叔婶婶睡一张床；奶奶和玮玮睡一张两层的小铁床，玮玮在上面，奶奶在下面。现在多了个小新新，奶奶说，跟玮玮

通过小新疆的嘴，高度概括上海的主要特点，并同时刻画出女孩的率真的直性子。





睡，玮玮很高兴，可叔叔不让，说玮玮睡相不好。小新新只能跟奶奶挤在一起。在新疆独自睡惯一张大床的小新新，第一夜像被绳索捆住一般难过。这几天特别热，一到晚上，弄堂里全是赤膊乘凉的人。亭子间热得像蒸笼，叔叔干脆睡在弄堂里，玮玮和婶婶一起睡，电扇朝他们呼呼地吹。奶奶摇着蒲扇，给小新新扇了一夜。如果这时候在新疆，她早吃完蜜甜的哈密瓜，盖着薄被，听着纺织娘委婉的歌唱，进入了梦乡。

这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奶奶对在教育局工作的叔叔说：“阿明，明天要报名了，你请个假，领小新新去……”

“我没空，明天有个会。”叔叔热得赤着膊，将几片香肠往玮玮碗里夹。

“我不要吃！不要吃！”玮玮把香肠夹出来。

“吃下去！”叔叔把眼一瞪，又把香肠夹回去。

奶奶朝小新新碗里也夹了一片香肠，说：“那过一天再去，听说报名时间有两天。”

“这几天，我都很忙，要送玮玮到他外婆家去住几天，等幼儿园开学再回来……”叔叔把电扇往玮玮背后移了移。

“我不去！不去！我要跟小新新姐玩！”玮玮叫起来。

“啪！”婶婶在玮玮头上拍了一下，“豆腐干般大的地方，要吵翻天呀！”

玮玮哇地哭起来。奶奶忙把他拉到门外，又哄又骗……

小新新第一个吃完饭，碗里的那片香肠却没有动。

奶奶见了，偷偷地抹眼泪。

第二天，奶奶拿了爸爸妈妈单位的证明，领小新新去报名。

啊，真像妈妈说的，学校多漂亮！操场、花圃、滑梯、木马，还有那幢乳白色的教学大楼，亮晶晶的窗玻璃耀人眼睛。小朋友们穿红戴绿，由大人领着，向一扇闪亮的门涌去。

教导处里全是人。一个大人领着一个小孩，有好几对。办公桌上放着一叠大大小小盖着鲜红公章的证明。胖胖的教导主任在打电话：

“不行，老兄！我们学校的底牌你还不知道？教室小，报名的多，徒有虚名。借读，困难呀！你到别的学校去想想办法，怎么样？”

等电话一挂上，家长们一拥而上。奶奶不敢上去，拉着小新新远远地等着。不知等了多长时间，家长们陆续散了，奶奶才拿出两张已被捏皱的证明，战战兢兢地说：“校长……”教导主任朝两张证明瞄了一眼，往桌上一放，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啦，放在这儿，三天以后等通知！”

奶奶没说第二句话，就退了出来。

“奶奶，名报好了吗？”小新新不懂，刚才好多家长又说又求，又哭又闹，奶奶怎么只说一句话，就走了呢？

“嗯，报好啦！”奶奶点了点头。

三天过去了。“常州老大”告诉奶奶，八号里的囡囡，十四号里的强强，入学通知都来了；他们和小新新一样，都是借读的。奶奶急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往学校走去。

小新新站在弄堂口，等奶奶回来。囡囡和强强背着刚买的新书包，在她面前窜来窜去。

奶奶回来了，是大毛搀她回来的。奶奶的脸煞白，手冰凉。

小新新晚饭也没吃，蜷缩在床上呜呜地哭。

“阿明，听大毛说，你跟学校的校长认识？”奶奶走到叔叔的床前问。

“工作上有点关系。”这几天，玮玮和婶婶住在外婆家，婶婶不在，叔叔说话也两样，柔和多了。

“你哥哥十八岁到新疆……看在你哥哥面上，帮新新去





说话,好吗?”

“不行……这不是叫我开后门吗?”

“大毛说,他外甥去年借读,也是你帮的忙。”

“那是去年,今年形势不同了……”

“总不能叫新新再回去……”

“……”

小新新的哭声越来越响,伤心的眼泪沾湿了凉凉的枕席。

“阿明,娘求求你!”咚的一声,奶奶在床前跪了下来!

……

小新新的入学通知终于来了。邻居们像恭喜一样,蜂拥而来。“常州老大”带来的是鼓励:“小新疆,好好读书,给你奶奶、给你爸爸妈妈争口气,将来考个重点,留在上海!”

大毛却是激将:“小新疆,好好读书呀,读不好,回新疆,那就难为情啦!”

“好好读书!好好读书!”这声音那么强烈地回响在小新新的耳边。

当她学着在新课本上写下自己的名字“王新沪”时,意味着她在漫长的人生的道路上跨出了第一步,艰辛而重要的一步。

三

六年过去了。王新沪以超群的成绩夺得全校的桂冠。学校准备保送她直升市重点中学。那个胖胖的教导主任喜形于色,一天几次向教育局挂电话竭力推荐:该学生学习之刻苦,毅力之顽强,罕见!罕见!

小新新长大了,长高了,被戈壁风沙吹黑的皮肤变白了,头发也又黑又亮,像瀑布似的披在脑后。刚到上海时穿的那条过长的裙子早“更新换代”,换上一条素净的短裙。白袜,丁字



通过别人的嘴来刻画小新新的刻苦和顽强。

受环境的刺激，小新新长成了一朵带刺的玫瑰。

形皮鞋，一件紧身的汗衫——电视里在介绍“内衣外穿”嘛。“十三岁的小姑娘出落得像个人啰！”奶奶逢人就笑眯眯地夸奖。

她变得性格内向，沉默寡言，闪着一双目光深邃的眼睛，冷冷地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她爱读书，书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她还喜欢写，每天记日记，她的日记本不准任何人动一动。有一次，玮玮无意中翻了翻她的日记本。她发现后当着叔叔婶婶的面，冷冷地说：“乱翻别人的日记是最不道德的行为。”为了使自已与这杂乱的屋子隔绝，她挤到双层床的上铺，用省下的零用钱买了块花布，做了个布幔。小床被布幔围住，隔成一个她独有的安静的“小天地”。

她成了个冷漠的姑娘，是的，她比同岁的姑娘过早地成熟了。

她拧亮了夹在床架上的小台灯，靠在床架上，准备给远方的爸爸妈妈写信。小天地里充溢着柔和的光线。

奶奶嫌家里烦，到“常州老太”家聊天去了。

“不争气的东西，你的算术测验卷呢！”叔叔在查玮玮的书包。

“老师没……没发下来……”

“还撒谎！”叔叔一拍桌子，“我刚和你们老师通过电话，又不及格，是吗？”

“……”玮玮没声了。

“卷子呢？”又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叔叔在四处寻找，“这是不是你的？藏在枕头底下！你——”接着，“啪”一下，玮玮哭了。

“林妹妹……我来迟了！来迟了！金玉良缘将我骗……”婶婶突然打开电视机，一阵高亢的越剧《红楼梦》的唱腔在屋子里响起来。





“看什么电视？”叔叔吼了一声。

“怎么，脾气发到我头上来了？儿子是你养的，不争气，怪谁？好模样在嘛，为啥不叫你儿子学学？”

“你？”叔叔擅自关上电视机。

“哼，都是姓王的，人家门槛精，新疆到底苦哇！”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婶婶不说了，“啪”，又打开电视机：“……林妹妹，想当初，你是孤苦伶仃到我家来……”“宝哥哥”的声音又充斥整个屋子。

小新新在这样的环境里整整过了六年，习以为常。她的耳朵里塞了两团棉花，聚精会神地写起信来：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期望，学校要保送我直升重点中学，一所有名的市重点！

奶奶身体很好，家务我会帮她做的。我不是个懒姑娘。

还有，玮玮的成绩不太好，叔叔婶婶很焦急，我会尽力帮助他的。

寄上我刚拍的照片一张，你们快不认识了，怎么这样“海派”？请别指责，外表美不等于心灵美，但是，外表美也不等于心灵不美！

爸爸妈妈，我读书好，有人说我“门槛精”，我始终不理解，这“门槛”究竟“精”在哪儿？你们能告诉我吗？

女儿小新 6月25日

四

就在新新把信投入信筒的当天晚上,教导主任匆匆赶到她家说,教育局刚规定,借读生基本上不能保送,他几次力争,无济于事。

全家惊呆了!惟有叔叔斜靠在椅背上,悠闲地剪着指甲。

“不可能吧,保送好像主要看功课?”不知婶婶是同情,还是幸灾乐祸,阴阳怪气地说。

“这情况,她叔叔也知道。”教导主任喝了口茶,又急匆匆走了。

家里像死一般的寂静。奶奶坐在床沿上抽泣。玮玮显得特别乖,埋头做着作业,不时地闪起惊愕的目光,环顾四周。“叭嗒,叭嗒”,叔叔仍在修剪那永远修剪不完的指甲。婶婶则突然安慰起新新来:

“新新,别难过,叫你叔叔再去疏通一下……”

新新始终一言不发,埋着头,坐在玮玮对面,手胡乱地在桌上划着什么;眼睛里盈着眼泪,强忍着,没有滚下来。

“没用!教育局有文!借读嘛,总不是长久之计……”叔叔“扑扑”吹了吹指甲钳里的指甲屑。

奶奶的眼睛红红的,不时用手抹眼泪。无声的饮泣比失声痛哭更悲伤。

“你去帮她说说嘛……”婶婶拼命朝叔叔眨眼睛。

新新脸色苍白,嘴唇紧闭,倏地跳起来,二话不说,一头钻进她的小天地里。

婶婶迟疑一会,走上前,掀起布幔,假惺惺地劝道:“新新,别哭,明天我叫你叔叔去说……”

新新仰天躺着,两眼愣愣地注视着白白的天花板,一头

